敬由編

敬由編卷之九

明泗上賓子偁纂

宋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辯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悍吏也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辯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徙知南昌南

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有天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汚穢善政爲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决民亦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臨之甚威已乃大悟執敦頤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寃澤物爲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名之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

而銳於求志薄於徼譽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

范純禮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以靜待之辯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於廬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純禮曰草濕則生火此何足怪但使密償之庫吏盜

絲罪至死純禮曰以務然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趣買以贖命釋其株連者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爲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後更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一切以寬處之享澤村民入戲場觀優歸途值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何如劉先主遂爲匠擒以謀逆告有旨鞫問對曰村野愚民不識忌諱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爲訓爾徽宗從之

范純仁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縊

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邪白其事于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軍出于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內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佛寺候食闕時吾為糶之衆賈從命所蓄才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饑獨境內民不知也知信陽軍移齊州齊俗兇悍人輕為盜劫或謂此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兇民

取玩之道也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盜竊而督償者純仁曰此何不保外使輸納耶通判曰此釋之復紊官司往往待其以疾斃於獄中是與民除害爾純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也耶盡呼至庭下訓使自新即釋去期歲盜減及知河中諸路時錄事參軍宋儋年暴死純仁使子弟禮喪小殮口鼻血出疑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姦慮事洩會寘毒鱉肉中純仁問食肉在第幾巡曰其初也曰豈有既中毒而尚能終席者乎再訊之則儋年素不食鱉詭曰鱉肉者欲爲變獄張本也實

儋年醉歸毒於酒而殺之人謂宋不遇公則含冤無伸矣蔡確貶新州純仁言於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退而上疏其略云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父子至親主於恕而已純仁性夷易寛簡不以聲色加人自布衣至宰相不少易也每謂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弟純粹在關峽純仁慮其於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馳明珠與

尾磔相觸君子與小人鬭力中國與外夷較勝負非唯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也親族有請敎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

呂公綽糾察在京刑獄虎翼卒劉慶告變下吏案驗實慶始謀而衆不從反誣衆以自脫且邀賞焉公綽言京師衛兵百萬不痛懲之則衆心搖遂斬慶以徇追爲侍讀學士侍經筵時久不雨帝顧問何以致雨曰獄久不决即有寃者故多旱帝親慮囚已而大雨知開封府有營軍出外盜夜入舍斷其

婦聽而去都人喧駭公問曰此婦素謹乎曰不聞有他曰此必爲夫之佗不然豈宜快意如此遣騎詰其夫果獲同營韓元者具狀伏誅

呂公弼知成都府其治尚寬人疑少威斷營卒犯法當杖不受曰寧以劒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劒汝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英宗罷三司使蔡襄召公弼代之曰蔡襄主計訴訟不時决故多留事卿繼其後將何以處之公弼曰襄勤於事未嘗有曠失恐言之妄耳帝以爲長者

呂公孺爲開封府推官民齊蕲爲盜所奪遂之遭傷

尹包拯命笞盜公孺曰盜而傷主法不止笞執不
從拯善其守及使三司而公孺爲判官事皆咨決
之知開封府爲政明恕幕人遷黼坐誤毀其角法
當徙公孺請罪數十人皆以杖免原廟亡珠繫治
典吏久公孺曰主者番代不一爲嘗以珠數相授
歲時諱日宮嬪狎至奈何顓指吏卒乎請之得釋
球華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
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華老華老徐曰
汝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華老曰佛殿
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與以其錢爲獄囚償官遂使

數百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囹圄遂空

張洞調潁州推官民劉甲老悖強弟柳使杖其婦既杖相持而泣甲益怒逼令再鞭之婦以無罪死吏當夫極法知州歐陽欲從之洞曰律以教令者爲首夫爲從又非其意不能迸兄而被法於情可矜衆不聽洞即稱疾讞於朝果如洞言頃遷度支員外郎詔訊蘄國公宗說獄宗說恃近屬貴驕大不道獄具英宗以爲辱國不欲暴其惡洞曰宗說罪在不宥雖然陛下將懲惡而難暴之獨以其坑不

宰數人置諸法可矣英宗喜曰卿知大體洞因言
唐宗室多賢宰相名士蓋其知學問使然國家本
支蕃衍無親踈一切厚廪之婢妾聲伎無多寡之
限至滅禮義極嗜欲貸則亂公共之法刑則傷骨
肉之愛宜因秩品立制度更選老成教授之宗室
緣是怨詆上亦起藩邸察之不罪也
何中立以祠部員外郎權開封府事有盜慈孝寺章
獻皇太后神御服器者既就繫李絢以屬吏考掠
不得其情輒去中立至人復執以來中立曰此眞
盜也竟伏罪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卒有告大

校受賕者中立鞭卒窠之一無所問或以為貸姦曰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自安矣

王獵以范仲淹遺迹之薦得出身為永興藍田主簿府使之掌學諸生有犯法者獵自責以為教之不至屏出之府帥意其私補生下獄獵曰此特年少不率教爾致于理不足以益美化適貽士類之辱帥悟而喜曰吾慮初不及此即釋生而待獵加敬

胡宗愈同知諫院脩皇城卒盜內器物宗愈言唐長孫無忌不解佩刀入東上閤門校尉論當死今禁卒為盜而入內都知不能覺察請正其罪殿帥直

盧在長慶門内久而自置隷圉宗愈曰嚴禁旅隷所以杜姦宄也奈何令私人得爲之萬一凶黠者竄名其間將不可悔請易汰老弱卒

呂陶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冐隱幼弟田弟壯訴官不得直貧至傭奴於人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大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爲汝主之不然亦爲他人所欺矣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以全恩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

魯有開字元翰參知政事宗道從子也好理學通左

氏春秋用宗道蔭知確山縣大姓把持官政有闕
治其罪甚者遂以無事興廢陂溉民田數千頃富
弼守蔡薦之以為有古循吏風知金州有盡獄當
死者數十人有開曰欲殺人衷謀之足矣安得若
是衆邪訊之則誣天方旱獄白而雨

馮京為郡守諸縣公事至即歷究之若與縣牘合而
處斷麗於法者呼法吏決罪不以付獄報下捷疾
一無壅滯人服其敏云

王安禮知開封府事至立斷前滯訟不得其情及具
按而未論者幾萬人安禮決未三月三獄院及畿

輛十九邑囚繫皆空書揭於府前遊使過而見之歎息誇異帝聞之喜曰昔秦内史廖從容俎豆以奪由余之謀今安禮能勤吏事駭動殊鄰於古無愧矣特升一階帝數失皇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卜無慮數千萬計衆洶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塚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邏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抄百餘家帝付安禮曰亟治之安禮驗所指皆略同其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若薛豈有素不快者耶

曰有持筆來售者拒之鞅視其意似見銜即命捕訊果其所為也即梟首于市不逮一人又有匿名書誣告一富家逆謀者有吉根治安禮拔驗富家無跡因詢以有怨乎荅數日前有鬻狀人馬生嘗有所貸弗與頗積怨言乃容以他事繒馬生至對款即取謗書字校之略無少異因而訊鞫其事果馬生所作京師謂為神明宗室令騑以數千萬錢買妾久而斥歸之訴府督元直安禮視妾既衰敗其面矣即奏言妾之所以直數十萬者以姿首也今衰敗之則不復可鬻此與炮烙之刑何異請勿

理其直而加厚譴以爲戒詔從之

陳襄調浦城主簿攝令事縣多世族以請託脅持爲常令不能制襄欲稍革其俗每聽訟必使數吏環立於前私謁者不得發老姦束手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拄襄語之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汚扣之乃爲盜者蓋畏鐘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

鄧亢知開封府亢遇事敏密吏操辭牘至前皆反覆

閱之人或以為勞亢曰決是非於須臾正當爾初雖煩後乃省也籍里閭惡年少與吏之廢停者一有所犯皆遷處之畿下鬬訟為衰

劉奉世敞之子也嘗云家世事君唯知內省粹白不愧士大夫公論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其在大理治相州獄詳斷官竇䇾以白奉世奉世曰君自以法從事毋庸白後蔡京以是文致奉世謫以為辭

陳薦為華陽尉盜殺人棄尸民田薦出驗有以移尸告者田主又殺其母縣欲文致殺二人以遣薦失入

盜之責薦不可曰焉有誣人以自貰者邪已而獲

盜

程純公顥世居中山博野後為河南人太中大夫珦之子生而神明體道成德粹如也舉進士調主鄠縣簿令以其年少疑於事未習也易之而先生折疑獄如神令大驚禮異之有稅官貪佸脅力自詭能殺人先生至與共事輒宣言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先生莞然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食君祿為吏何渠忍為盜誠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然卒私償所盜而去

民有借兄之宅居者發地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使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途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晝夜畢聚觀譁共以爲神嚴事之先生至召寺僧語之曰吾聞石佛首歲現光也有諸對曰然曰即復見必以告我有職司不

得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調上元簿邑煩衝苦訟劇會攝篆不閱月而淸移澤州晉城令富人張氏父客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顧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顧問張是時纔三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日常有愧此四字居無何民服教令有訟不持牒獨造庭下陳所以先生諭解之兩造立散民有以事造庭者諄諄語以入事父兄出事

長上之道民胥興焉暴桀子弟以不遵教令爲深恥邑編戸萬家終三年無盜竊若鬭閱者罪入極典纔一人秩滿代者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必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問何自知之先生曰吾固疑是人惡少之弗革者耳去之日民哭聲振野以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爲本求賢育材爲先事當辨於早而戒於漸會王安石方信用事怒言者盛氣有之先生從容進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聽之安

石爲愧屈先生稍得間乃爲言管仲霸者之佐耳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務順人心姦政以道德佐人主柰何欲爲不順人心之事凡爲此者欲廣上德意助成公光美耳安石拱手曰此則感賢誠意而是日張御史戩於中書大忤安石意於是言者俱得罪而先生獨除西京提刑辭不受改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時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益前後

以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予八百人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沐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

言會曹村決時先生方外出去州百里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卒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編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

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治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耶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養親得罷歸會修三經義神宗首稱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已又御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縣素多盜先生在官無彊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

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
惡分地而處之使以傭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
邑境無焚舟之患飬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然
良民憚督責先輸有逋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科
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先生爲政
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
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
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司農不與力
請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怒視貸籍戶同
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

之衆寡不當以戸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内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所至凌慢縣官諸邑競供帳以奉之主吏來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它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歳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寃訴府願得先生決之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已而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没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

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異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

司農丐匄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稚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元祐初薦爲宗正寺丞卒未行其志也先生雖小官天下咸以其進退卜世之隆汙云

蘇頌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皆無藝高下出吏手頌因訊他事互問鄰民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不自占頌警之曰汝某丁某產何在由是剗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爲法凡民有忿爭頌喻以鄉黨宜相親善若以

小忿而失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民往往謝去或半途思其言而止知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頌奏曰希輔仲宣均為枉法情有輕重希輔知台受賕數百千額外度僧仲宣所部金坑發檄巡檢體究其利甚微土人憚興作以金八兩屬仲宣不差官比校止係違令可比恐喝條視希輔有間矣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頌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貸死而黥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汚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海外

遂爲定法後徙亳州有豪婦罪當杖而病每旬檢
之未愈譙簿鄧元孚謂頌子曰尊公高明以政稱
豈可爲一婦所紿但諭醫如法檢自不誣矣頌曰
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
或致有悔旣而婦死元孚歎曰我輩狹小豈可測
公之用心也
王存爲上虞令豪姓殺人久莫敢問存至按之州吏
受賕豪賂他官變其獄存反爲罷久之歷官至中
大夫尚書左右丞奏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都省
屢以無可矜恕却之存曰此祖宗制也有司欲生

之而朝廷破例殺之可乎存性寬厚至其所守介然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鮮于侁調黟令攝治婺源姦民汪氏富而橫里中因事抵法羣吏羅拜曰汪族敗前令不少令不舍後當貽患侁怒立杖之惡類屏跡通判綿州綿處蜀左吏狃貪成風至課卒伍供薪炭芻豆醬果蔬以取贏侁一切弗取郡守以下效之趙抃使蜀薦於朝未及用徙侁鄭郡簽書永興軍判官萬年令不任職繫囚累百府使往治數日空其獄

李大臨知汝州辰溪貢丹砂道葉縣其二篋化爲雙雉鬬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爲盜械送於府大臨識其異訊得實釋耕者葢事固有異疑當從輕斯審慎之術矣

蘇軾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欲劾而止未幾朝廷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二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鬬殺人畏罪驚潰將爲亂民奔訴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

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知潁州郡有宿賊
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盜吏兵朝廷以名捕不
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
方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
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廼
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小
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已之年勞當改朝散郎
階爲直方賞不從

宗安民知長洲縣以主信爲治人不忍欺縣故多盜
安民籍嘗有犯者書其衣揭其門約能得它盜者

除去由是不嚴而盜息矣追科不下吏令民自輸然莫有後它邑者民頌其政有古良吏之風

王靖少卿提點河東刑獄時潞州長子賊殺人不獲縣械十數掠治無狀皆釋去靖視其牘曰此眞賊也敎吏訊囚曲折果服罪

張保雍刑部爲湖北轉運使時漢陽平民販茶知軍駱與京誣其捍巡檢二十人法當死百餘人從坐保雍親往慮之首得不死貰不從者鄂州置場市炭往時吏先印人抄文爲足實踰民家俟漕發取載而行罪不在下也州將挾情使稅官按劾坐獄

當死者十八人保雍自荆南單船六日夜入鄂直
其兗笞守吏數人而已
曾鞏知齊州其治以疾姦急盜爲本曲堤周氏擁貲
雄里中子高橫縱賊良民汙婦女服器上僭力能
動權豪州縣吏莫敢詰鞏取寘之重法章丘民聚
黨村落間號霸王社椎剽奪囚無不如志鞏配三
十一人又屬民爲保伍使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
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
出首鞏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
以徇四境盜聞多出自首蓋寬假攜貳之使不能

復合也自是外戶不閉

朱壽昌字康叔楊州天長人知閬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與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而賂其里民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姦引囚詰之曰吾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汝女爲婦且婿汝子故汝代其命有之乎囚色動則又擿之曰汝且死書券抑汝女爲婢指錢爲顧直又不婿汝子將奈何囚悟泣涕覆面曰囚幾誤死以實對立取子良正諸法郡稱爲神蜀人至今傳之

蕭貫爲京東轉運使時提舉捉賊劉舜卿者號劉鐵

彈以善捕盜名之者也恃功爲不法前使畏其凶悍莫敢治貫至發之廢爲民知饒州有撫州司法叅軍孫齊者初以明法得官以其妻杜氏留里中而給娶周氏入蜀後周欲訴于官齊斷髮誓出杜氏久之又納娼陳氏挈周所生子之撫州未踰月周氏至齊捽置廡下出僞券曰若傭婢也敢爾邪乃殺其所生子于周訴于州及轉運使皆不受人或告之曰得知饒州蕭使君者訴之事當白矣周氏以布衣書姓名乞食道上馳告貫撫非所部而貫特爲治之吏赦猶編管齊濠州貫臨事敢爲不苟

合於時

待制孫甫爲華州推官州倉粟惡吏當追陪錢數百萬轉運使李紘以吏屬甫甫乃令取斗米舂之可棄者十纔一二又試之亦然遂弛繫所陪錢纔數十萬而已紘因薦甫遷職及以右司諫徙安州歷江東兩浙轉運使范仲淹知杭州多以便宜從事甫曰范公大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一切繩之以法然退未嘗不稱其賢

嵇頴字公實應天宋城人父適嘗爲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繫府檄適按之抵其父於法而子獲免

父死假人言曰主簿仁人也行且生賢子後必大明年頴生天聖中進士及第授蔡州團練判官累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召入翰林爲學士

元絳以江寧推官攝上元令民有號王豹子者豪占人田略男女爲僕妾有欲告者則殺之滅口絳捕寘於法甲與乙被酒相歐擊甲歸卧夜斷足妻稱乙告里長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勅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已伏矣陰使信謹吏迹其後望一僧近笑切切私語絳命取僧繫廡下詰妻姦狀即吐實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

穤無血汚是以知之安撫使范仲淹表其材知汞
新縣豪子龍聿誘少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貲
立券折其田整母不知訟于縣取券視之則母手
印在焉久不得直絳至視券呼謂聿曰券年月居
印上是必得周母他牘尾印而撰僞券續之耳聿
駭謝即歸整田知通州海門縣淮民多盜販鹽制
置使建言滿二十斤者皆坐徒絳曰海濱之人恃
鹽以爲命非羣販比也笞而縱之
王吉甫字邦憲同州人舉明經練習法律爲大理少
卿舒亶以官燭引至第執政欲坐以自盜吉甫謂

不可執政怒移獄他所吉甫亦就辨﹝質﹞乃用飲食論罪不以燭也南郊起慢城役卒急於畢事董役者責之曰此殆類白露屋耳卒訴之吏當非所宜言論死吉甫謂非咒詛不應死遂求對神宗怒曰得非爲白露屋事來耶吉甫從容敷陳不少慴帝爲霽怒其人得釋蘇軾南遷所過郡守有延館之者走馬使上聞詔鞫之吉甫議當笞守相章惇不悅吉甫曰法如是難以加增成罪卒從笞其持論寬平大抵類此

判經爲濰州防禦使知陳州州歲中閱囚活重辟二人

西華令掠人至死誣以疾吏畏莫敢言經得其情
卒窮治如法歲大雪輒弛公私僦鈔以寬民有司
持不可經曰上使我守陳民窮甚我責我自爲此
不爾累也方鎭別賜公使錢例私以自奉去則盡
入其餘經獨斥歸有司唯以供享勞賔客軍師之
用知河陽會旱蝗民乏食經度官廩歲用無餘乃
先以圭田租入賑救之富人爭出粟多所濟活焉
經女初選潁王妃帝卽位妃爲皇后
蹇周輔爲御史臺推直官善於訊鞫鉤索微隱皆用
智得情嘗有詔獄事連掖庭掌寶侍史宅司累月

不能決乃命周輔度不可追隸奏請以要辭示主者詰服之時以為知體及治李逢獄竟臺臣雜治無異辭神宗嘉其能

楊繪知興元府吏請攝穿窬盜庫縑者繪就視之蹤跡不類人所出入則曰我知之矣呼戲沐猴者詰於庭一訊具伏府中服其明在郡獄無繫囚

李清臣知真定府有王宗正者致憾於故帥使其妻詣使者告前後饋餉過制囚繫數百人清臣至立奏解其獄而寘宗正止帝親政拜中書侍郎励復駁之不聽

安燾知審刑院決剖滯訟五百餘綮因言每獄上省
輕重有疑則必至駁勢既不敵由是法官顧避稽
停請自今以疑獄讞者皆得輕論從之
陳繹判刑部獄訟有情法相忤者讞之或言刑曹雖
知正是否不當有所輕重繹曰持法者貴審允心
知失刑惡得坐視由是多所平反詔知通進銀臺
司帝語輔臣曰繹論事不避權貴命權開封府時
獄有小疑輒從中覆至繹特聽便宜處決
商瑤進士少博學爲文豪健貌魁傑嚴整不可犯而
平居樂易長者也單父多盜君以策鉤獮梟紋且

盡盜怨毒入骨罷官還鄉次大澤中一夕有叟啓來語曰林中有惡少年十數操利兵而伏期今日必殺單父尉是君非耶君從者懼欲亡去公執弓矢徐出有大木去百步許望之中有空焉公謂其人曰我爲若射彼空者再發皆中之林中惡少年大懼爭先遁其治下邳決訟多勸說之不盡臨以法民始鬪怒中忽喜悟相與請平者常十七八老猾吏旁睨不得刺手父老戒子弟曰若忍犯此令乎富鄭公守青州聞其治狀數委公決難事始君爲包孝肅公知韓忠獻公心器之

任宗諒天性明吏事在官務核實不以自營所臨可
紀鄭有民椎埋剽刦取則行錢詆讕數得脫前令
不能制公因事殺之以徇有盜羣行入境微得其
處會尉不在公部分方略以授主簿曰往取賊受
賞以君有母故爲公得主簿感激如公教盡獲之
遂先公改京秩沂某氏子坐小法當受笞公審其
可教爭於州將以贖論是歲遂登鄉舉眞州倉室
屋七百區費大莫敢任其事歲霖雨壞米至萬計
吏夜徙棄水中以滅跡公大撤而新之計司吝費
公曰倉雖在眞本漕六路聚米以供京師則費宜

均之衆是公議上之朝遂著爲令在濱攝滄之樂陵令在鄆攝須城令治行如在鄆凡民訴久不竟若寃不能自直者摘其要害躬爲鐫諭無不厭服廷無留事獄戶可羅雀豪惡吏屏氣竟歲無敢犯或云爲政必鋤猾吏奈何并容公笑曰儒令倚吏以辦又憚其縱則去之且去一猾吏得一猾吏是使藉以蠹民也令予奪在我吏供筆札奉案牘而已何謂云云前後所辟薦公皆名士偉人

呂大防權開封府有僧誑民取財因訟至廷下驗治得情命抱具獄即其所杖之僧豪徒也他挾姦者

一時遁去

許將知鄆州上元張燈吏籍爲盜者繫獄將曰是絕其自新之路也悉縱遣之自是民無一人犯法二圄皆空父老嘆曰自王沂公後五十六年始再見獄空耳鄆俗士子喜聚肆以謗官政將雖弗禁其俗自息

孫覺知徐州徐盜多捕得殺人者五其一僅勝衣疑而訊之曰我耕於野與甲過彌以挺與我半夜挾我東使候諸門不知其他也問吏法何如曰死覺止誅其首後遂爲例

馬默知須城縣縣爲鄆治鄆吏犯法不可捕默趨府取而杖之闔府皆驚鄆守心不善也默亦不爲屈以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遇事敢言尋出知登州沙門島囚衆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溢數則投諸海砦至李慶以二年殺七百人默責之曰人命至重恩既貸其生又從而殺之不若即時死鄉里也汝胡不以乏糧告而輒殺之如此欲按其罪慶懼自縊死默爲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溢數而年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後蘇軾知登州父老迎於路曰公爲政愛民得如馬使君乎未

幾默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左右挾一男一女至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遂二童乘雲而去後生男女二人默官至河北都轉運使年八十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唐充之中元祐進士第調乾寧軍司法叅軍界河驛有殺略人者守將械送獄俾鞫之疑以白守守不信方趣決而盜獲霸州後釋無罪四人迨爲常州錄事叅軍部使者聞充之在乾寧有審克之譽部

有疑訟多屬焉充之所辨正合人情者非止一事
王巖叟權知開封府舊以推判官二人分左右廳共
治一事多爲異同或累日不竟吏疲於咨稟巖叟
創立逐官分治之法自是署爲令都城羣偷所聚
謂之大房每區容數十百人淵藪詭僻不可勝究
巖叟令掩捕撤毀隨輕重決之根株一空供備庫
使曹續以產貿萬緡市儈逾年負其半續盡力不
可取一日啓戶則所負皆在焉驚扣其故儈曰王
公今日知府矣初曹氏之隸韓絢與同隸訟事連
其主就逮之曹氏者慈聖后之族也巖叟言部曲

相訟不當論其主今不惟長告訐之風且傷孝治慈聖仙遊未遠一旦因厮役之過使其子孫對吏殆聖情有所不忍詔寘絢而絕其獄初知定州安喜縣有法吏罷居鄉里導人為訟嚴叟捕撻於市衆皆竦然定守呂公著歎曰此古良吏也

彭汝礪權兵刑二部侍郎有獄當貸執政以特旨殺之汝礪持不下執政怒罰其屬汝礪言制書有不便許奏論法也守法者先長吏屬又何罪遂自劾請去章四上詔免屬罰

沈畸進殿中侍御史嘗經國子監門有小內侍從數

騎絕道突過騶卒追問不爲止臺檄諸司捕之不獲畸曰風憲之地可但已乎入言之徽宗下內省跡治竟抵罪蔡京與蘇州錢獄欲陷章綖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御史張茂直鞫之株逮至千百強使承盜鑄麗者甚衆京猶以爲緩帝獨意其非辜遣畸及御史蕭服往代京將啖以顯仕白爲左正言及擢侍御史畸至蘇即日決釋無佐證者七百人嘆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傅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別遣張熲鍊綖竟坐刺配籍沒其家沈既得罪歸鄉以兒張再遷

亦不顯後三十年間沈氏有子登科張氏不復振矣二子皆東吳賢者不幸而當此大抵張畏人而不畏天吁可戒矣

張近字幾仲開封人第進士累遷大理正發運使呂溫卿惠卿弟也以不法聞近受詔鞫治哲宗諭之曰此出朕命毋憚惠卿對曰法之所在雖陛下不能使臣輕重何惠卿哉鞫論如法累官大理少卿知瀛州會邊人呂㦝兒入界稱爲盜吏執之遂人因略宋民爲質近言朝廷方繼好息民彼一偷之得失不足爲輕重釋之便滄民漁於海遼卒利其

饒而私舉網取魚守兵之鬭斬級三十二州將請賞之或言所殺乃平人也宜論如律議弗决近言邊人貪利喜功賞之則易起釁且巳挾兵涉吾地固盜也如罪以擅殺他日將誰使禦敵乎不如置賞刑而不問詔從之

耆敦逸爲侍御史瑤華秘獄成詔詣掖庭錄問敦逸察知寃狀握筆弗忍書郝隨從旁脅之乃不敢異獄旣上於心終不安幾兩旬竟上疏其略云瑤華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陰翳是天不欲廢也人爲流涕是人不欲廢也臣嘗閱錄

其獄恐得罪天下哲宗怒欲盡貶章惇曾布以爲不可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故使臺端錄問冀以取信中外今謫敦逸何以解天下後世之謗君子於是謂敦逸始不能持正後悔而諫何以及焉亦猶愈於終迷者遂錄之

范祖述監潁州酒稅攝獄掾閲具獄活兩死囚葢受决於成案寃之所不及伸也州人以爲神

陳樞字愼之湖州長興人舉進士尉番陽令得盜五人使爲功謝不受令宜黃名稱㦸然令旌德時繁昌有大姓殺人州縣不能正其罪監司徙屬樞乃

驗治僮客盡得其隱殺人者論死人以爲平樞爲吏直易敦朴寧失有罪惟恐傷人於賦役度不可蠲者然後與民爲期會所罷縣民絕橋閉戶共留之以聞乃得去曾鞏曰古有良吏其尚似乎

范百祿字子功成都華陽人鎭兄鍇之子也提點江東利梓路刑獄加直集賢院時熊本治瀘蠻事有夷酋力屈請降裨將賈昌言欲殺以爲功百祿諭之不聽往謂本曰殺降不祥活千人者封子孫奈何容驕將横境內乎本矍然卽檄止之召知諫院爲歲旱請講求急務收還法令之未便者以救將

死之民知開封府勤於民事獄無繫囚僚吏欲以
圄空聞百祿曰千里之畿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
仁非尹功也不許

吳師禮爲開封府推官蔡王以宮吏有不順語下之
府師禮主治獄成不使一詞及王吏雖有死者亦
不被以指斥罪擢右司諫

吳表臣擢通州司理盛章者朱勔黨也嘗市婢有武
臣疆取之章誣以罪繫獄表臣方鞫之郡將曰知
有盛待制乎表臣佯若不知也者卒直其事

張奎爲秀州推官監衢州有徐生者毆人至死繫婺

州獄再問輒言冤轉運使命李復治李視囚籍印
款僞訊之乃獄吏寘易以陷之者也徐生得釋抵
吏罪衆驚服

張文規字正夫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
理參軍眞陽縣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人胡逵朱
圭張運等數十人率保伍追捕之羣盜散走獨張
五拒抗逵擊殺之而取其貲盜不得志反以被劫
告於縣縣令吳邈欲要功盡取圭逵以下十二人
送獄劾以强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
人幾無生既上府事下司理院文規察囚辭色一

問得其情又獲盜午之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乃無罪

吳擇仁知大鹿縣始至召令賊曹曰民窮而盜非故也我以靜鎮之若亡命椎埋故犯我一切誅之毋得貸羣盜相戒不入境中貴人譚積奴犯法按致於理積羞恚造謗徽宗召戶部郎中宋喬年往鞫喬年伉吏也疾驅至候者惶遽入白擇仁著衣冠坐廡下喬年慮囚擿隱剔伏豨㢆出入不能得毫毛罪乃歸傳舍擇仁上謁喬年迎笑曰所以來爲察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

陸佃知江寧府句容人盜嫂害其兄別誣三人以脫巳罪一囚父訴寃通判以下皆曰彼怖死耳獄巳成不可變也佃爲閱實三人皆得生

蕭服第進士調望江令治以教化爲本知高安縣尉獲凶盜獄具矣服審其辭疑之且視其刀室不與刃合頃之而殺人者得四蓋平民也尋擢監察御史借沈畸鞫獄蘇州執法不阿羈管處州

石公弼字國佐越州新昌人登進士第調衛州司法參軍淇水監牧馬逸食人稻爲田主所傷特牧法至睿郡守韓宗哲欲坐重辟公弼當其人無罪宗

哲曰人傷官馬奈何無罪公弼曰禽獸食人食米者安得不禦禦之豈能無傷使上林虎豹絕檻害人可無殺乎今但當懲圉者民不可罪宗哲怒以屬吏既而使者來慮囚如公弼議獲賞民甲與乙鬭傷指病小愈復與丙鬭病指流血死郡吏具獄兩人以他物傷人當死公弼以爲疑駁而鞫之乃甲捽丙髮指破瘕中風死非由擊傷也兩人皆得免章惇求太學官或薦公弼使往見謝曰丞相素侮人見者阿意苟容所不忍也再調漣水丞供奉高公備綱舟行淮以溺告公弼曰數日無風安有

是使尉核其所載錢失百萬呼舟人物色之乃公備與寓客妻通殺其夫畏事覺以官錢賂其下故詭爲此說耳遂正其辜知揚州郡不逞爲俠於閭里自號亡命社公弼取其魁傑痛治社遂破散江賊巢穴菰蘆中白晝出剽吏畏不敢問公弼嚴賞罰督捕盡除之

何執中調亳州判官有妖獄久不竟株連寖多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角皆曰股扣其故問不肯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爲師張角諱耳即叩頭引伏知揚州有行商寓逆旅晨出不反

館人以告執中曰此此當不逺或利其貨殺之耳揞

蹤物色得屍溝中果城民張所爲也

侯蒙知栢鄉縣民訟皆决於庭受罰者不怨轉運使

黄湜聞其名將推轂之召詣行臺白事以越境不

往湜怒他日行縣欲致其罪旣無可指始以賔禮

見曰君眞能吏乎尋擢侍御史西將高永年死於

羌徽宗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

勅蒙往治之蒙行至秦州諸將囚服聽命蒙曰君

輩閫之重將無爲辱獄吏手第以實對幸上見原

耳案未具拜蒙御史中丞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

如秦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
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縊之而死是
自戕其支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問

唐恪為郴尉縣民有被害而尸不獲者吏執其隣人
令以為信恪爭之令曰恐將為君累恪曰吾為尉
而盜不能捕吏令亡辜死乎躬出訪求夕若有告
者旦而得尸遂獲盜知榆次縣豪子雄於鄉莘適
庇姦不輸公賦前後莫敢詰恪以理善曉之悟而
自悔折節為長者最聞擢提舉河東判官

王安中為御史中丞開封邏卒夜跡盜盜脫去民有

遇者卒縛以爲盜訟諸府不白安中廉知之按得寃狀爲開釋抵卒以罪

孫立節崇寧間爲桂州節度判官時謝麟經制溪洞宣州守王奇與蠻戰死立節被肯鞫吏士有罪者謝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立節欲盡斬之立節持不可謝以語侵立節立節曰獄當論情吏當從法逗留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其餘可盡戮乎若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預焉謝即奏立節抗拒立節奏謝侵獄事刑部議如立節十二人皆得不死其後立節遷官進秩于十二人皆

舉進士遂至大貴初立節未拜官時嘗夢神人語之曰桂州事待公來明辨曲直立節甚訝之至是果符所夢

范如圭授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如圭白其誤帥爲已署不易也如圭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自是府中事無大小悉以咨焉

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梁縣民有毆人死者處厚往驗其傷以糟及灰汁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迹有一老父求見曰驗傷不見迹此易辨也以新赤油

檄日中覆之以水沃屍其迹必見處厚如其言傷迹宛然自此江淮之間往往用此法

敬由編卷之九 終